

树上人生

The
Man Who
Climbs Trees

A Memoir

BBC 野外摄影师的
攀树之旅

【英】詹姆斯·奥尔德雷德 (James Aldred) 著

朱鸿飞 译

就像水之于鱼儿，天空之于鸟儿
树木为我开启了记录浩瀚生命的纯净视界

树拥有别样的精神力量——
它能帮我面对现实，反思得失或专注未来
积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树上人生

BBC野外摄影师的
攀树之旅

The
Man Who
Climbs Trees
A Memoir

[英]詹姆斯·奥尔德雷德 (James Aldred) 著

朱鸿飞 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上人生:BBC野外摄影师的攀树之旅/ (英) 詹姆斯·奥尔德雷德著; 朱鸿飞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222-18017-8

I. ①树… II. ①詹… ②朱… III. ①野生动物-艺术摄影-英国-现代-摄影集 ②野生植物-艺术摄影-英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3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6086号

The Man Who Climbs Trees by James Aldred

Copyright © James Aldred,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2017 by WH Allen. WH Allen is a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著作版权登记号: 图字: 23-2020-183号

出品人: 赵石定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张冰子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责任印制: 代隆参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赵红

营销推广: ONEBOOK

责任校对: 任娜

树上人生: BBC野外摄影师的攀树之旅

SHU SHANG RENSHENG: BBC YEWAI SHEYINGSHI DE PAN SHU ZHI LU

[英]詹姆斯·奥尔德雷德 著 朱鸿飞 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655mm×100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35千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8017-8

定价 42.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厂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序 曲

一切的开始

1988

左脚的靴子陷进泥沼，我失去了平衡。很快，我感觉到泥浆从鞋带孔渗进来。这时我看到前面一簇结实的草丛，便俯身向它倒去。一根树枝悬在上方，我伸直身子，抓住这根树枝，拔出腿，艰难地爬上实地。双腿糊满黑色的泥浆，粘着干枯的树叶，我又回到了林地。

凶险的沼泽是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的特产。那天早些时候，我踩上似乎很坚实的地面，却感觉它如薄薄的橡皮艇船壳般在微微颤动。要是踩破披盖沼泽表面那层苔藓和杂草织成的垫子，人顷刻之间就会陷落，直到脖子。我看到过不少绿斑点点的动物骨头从这些泥潭里冒出来，非常吓人地警告来客远离它们。当时我才13岁，还在学着看地形，而且有时候难免心浮气躁。我深吸一口气，擦擦手。以后即便要再多花10分钟绕过一片沼泽，我也不会有丝毫怨言，绝对的。

我掏出地图：臭埃奇伍德（Stinking Edge Wood）。名副其实。我坐

在地上，用一只袜子擦掉脚趾间的污泥。沉闷的砰砰声和树枝清脆的裂响远远传来，在林中回荡。我原本一直在追踪一群黓鹿，但这些声音太响、太猛烈，不可能来自它们。我套上靴子，继续前进，慢慢穿过树林。地面散落着从上方树冠层落下的巨大枯枝。午后的阳光流淌过树间空隙，灰尘如薄纱般飘浮在空气中。

现在，那沉闷的声音更响了，我听到了嘶鸣。一阵低沉的嘚嘚声震动了大地，没多会儿，一长串小马涌出树林，向我冲来。十几匹母马喷着响鼻，狂舞着缠满欧洲蕨的长鬃毛。

它们激动不安，状若疯狂，危险的能量在空气中凝聚。马群头向内侧，转着圈飞奔。另一边，我看到两匹白色的牡马纠缠在一起，龇牙咧嘴，八蹄翻飞，唾沫四溢。它们翻转着眼珠，大张着粉色的鼻孔，咧开嘴唇，露出森森白牙。两匹牡马跳跃踢踏，立起前脚将蹄子重重砸向对方。母马们兴奋得发出了尖锐的长声嘶叫。地面再次为之颤抖。我突然意识到，虽然离得很近，整个马群根本没注意到我。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的刺鼻气味。我的处境非常凶险，很有可能被这场冲突殃及——被撞倒、踩扁。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找地方躲藏，我不由得慌了。

母马又如疾风一般围着两匹牡马奔跑起来，而且飞快地向我逼近。我跑不过它们。退后几步，我感觉到身后有根树干，是一棵大栎树，但小马太多，我躲在树后无济于事。它最下方的树枝高高在上，我也够不着。我的腿开始打战，心怦怦直跳。就在我双手绝望地沿着粗糙的树皮向上摸索的时候，我感觉到一支老旧的铁栓从树干里伸出来。它留在那里太久，差不多都被包在树里，但伸在外面的部分依然可以抓住。在它上方，我看到了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趴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看着牡马健壮背部在下方5英尺^①翻滚。现在，我和这棵栎树仿佛置身于一大群癫狂的小马掀起的惊涛骇浪中。

灰尘和噪声弥漫在空气中。我紧紧抠住粗糙的树皮，体内奔涌的肾上腺素让我头晕目眩，心跳加速。一匹牡马脱出战团，马群转头追着它穿过树林。我听着踩在干地上的马蹄声渐渐消失，长舒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次真是千钧一发。树林恢复了宁静，灰尘开始消散。

环顾身边的树枝，我发现自己坐在一棵截去了树梢的老栎树上。那些铁栓表明，许多年前有人正常使用过这棵树，也许是个看林人、王室护林官，甚至还有可能是偷猎者。说不定它曾是座瞭望台，或者远在我上树避难之前，它就是个藏身之所。

粗壮的树枝从我身边水平伸出，向上弯曲，如同一只杯形巨手的硕大手指。我滑到这只“手”的手掌中央，在它的怀抱里缓缓神，定定心。不一会儿，我先前追踪的那一小群黧鹿走出树林，小心地寻路，穿过一地被踩烂的树叶，循着那群小马的方向从我身下经过。它们一直前进，好久才消失。我突然发现，似乎没有一头黧鹿看到或闻到蹲在头顶栎树枝上的我。

一爬到树枝上，我立即感觉如释重负，知道下方的狂暴和混乱伤不到我一根毫毛，看到黧鹿经过也只是增强了我得到庇护和置身事外的感觉。但除此之外，我还感觉到自己与钉下这些铁栓、可能在我现在所坐树枝上停留过的某个人之间的一种久远联系，似乎我们之间相隔的年代一下子消失了。

自那以后，我又多次回去看臭埃奇伍德的那棵栎树。那些铁栓真真

① 1英尺≈30.48厘米。——译者注

切切地提醒我们，树木生活在与人类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一棵树的生命可以轻松跨越几十代人。爬进它的怀抱时，我总会想起 1988 年那个动人心魄的日子。那一天，还是一个 13 岁男孩的我第一次发现，树木不仅是避难所，它还提供了观察这个世界的新视角。即使是近 30 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想不通它如何碰巧就在那里救了我，恰当的位置，恰当的时间，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

导 语

我的攀树之路

一股突如其来的向下气流轻轻摇动吊床，惊醒了我。我侧身躺着，睡眼朦胧，惊讶地盯着刚刚落在身旁的那只史前动物似的巨鸟。眼下是在婆罗洲的一棵大树顶上，距地面 200 英尺，而我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一只马来犀鸟。它还没注意到我，正用长嘴梳理胸前的羽毛。一块色彩鲜艳的巨大盔突如一只艳丽的土耳其拖鞋般从它的头顶蜷起，火一般的红色和黄色在拂晓的微光里闪闪发亮。我看得入了迷。

一会儿后，它停止了动作，扬起翼龙似的头，用一只深红色的眼睛打量着我，接着离开树枝，飞向空中。它张开巨大的黑色翅膀，腾身而去，很快隐没在清晨的浓雾里。

我转过身，仰面朝天，盯着上方的巨大树枝。真是漫长的一夜。昨天攀爬时流出的汗早已凝结，我浑身贴了一层黏糊糊的污垢。撕破了的衣服阴凉潮湿，沾着泥沙，我的身上爬满叮人的蚂蚁。胸前一块火辣辣的疹子，也不知从何而来。半夜某个时候，一只夜行的黄蜂在我脸上蜇了两下。不过这一切都值得。遇上那样一只犀鸟就够了。我沉浸在由弥漫着

的雾气和神话动物构成的个人幻想世界里，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太阳还没升起。自从到达婆罗洲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冷，不过相对于雨林通常的闷热，这是个喜人的变化。日出不会太远了，但是现在，我还是很惬意地仰躺着，看着一颗颗水滴飘过。它们在肉眼可见的气流中打着旋儿，在攀登装备的金属上凝结成闪亮的水珠。远远的下方是另一个世界，绳子是我与它唯一的直接联系。我将安全带系在绳子上，睡了一夜。



昨天的攀登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婆罗洲养育了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热带雨林，许多硬木树的高度远远超过了 250 英尺，而且树干下部有至少 150 英尺都是光秃秃的，基本没有什么树枝。高大、笔直的树干支撑着高高在上的枝条巨伞。光是将绳子送上去看起来就不太可能。

经验告诉我，我的弹弓可以将一只 200 克的抛袋投到 170 英尺的高度。但一次又一次，抛袋还没够到目标树枝就落下来，它拖着细线飘下来，松松垮垮，死气沉沉地缠在下层矮生植被里。那根树枝显然比我的估算高得多。我气急并失去了耐心，将弹弓绑在一根 10 英尺高的杆子顶端，借助体重，将嘎吱作响的皮筋一拉到地。我蹲下身，瞄准高高在上的树枝，肌肉紧张得发抖。我松开手，弹弓上的皮筋像鞭子一般噼啪爆响，接着缠成一团松软的皮圈。用完弹弓，我把它放到地上。抛袋向上冲过浓密的下层矮生植被的空隙，从目标树枝上方仅仅几英寸^①处掠过。

① 1 英寸≈2.54 厘米。——译者注

接着抛袋落下，越传越快的引绳发出尖锐的啸叫，直到抛袋砰的一声埋到落叶里。一切复归沉寂。透过模糊的望远镜，我仰头吃力地追踪那条衬在明亮的热带天空背景上的细线。这一次终于射中了。

我用引绳将攀登绳拉过树枝上方，再拉回地面，绕着旁边一棵树的底部系牢。

攀登这样一棵参天大树的开始阶段总是缓慢而费力的。攀树人的大部分力气都会被一根长绳的弹性消耗殆尽。这个系统的绳长约 400 英尺，因此，随着尼龙绳的伸缩，我也不规律地上弹下落。这个过程中，我无法不倒向巨大的板状根，直爬到老高，双脚才能撑到树干，也由此开始加快上升。我用两只上升器（又叫鸠玛尔式上升器），沿着细细的尼龙线，一寸一寸地向上爬。节奏是攀登的关键，使自身节奏与主绳的自然回弹保持同步可以省下不少气力。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次漫长的攀升。将绳子挂上去的这番挣扎一上来就把我的胳膊累瘫了，因此我双腿用力向上蹬爬，尽量不再让肱二头肌吃重。

下一个挑战是向上穿过林子里乱成一团的下层矮生植被。藤蔓如触手般绊着我，叶子拂过我汗湿的脸，灰尘和苔藓落到我眼睛和耳朵里。滞留在下层的有机物的残骸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几十年来累积的灰尘、枯枝和腐烂植物都挂在那儿，缠在一张张叶子织成的网里，等着获得解脱。首段 50 英尺是一场肮脏的搏斗。碎片如微型雪崩般纷纷落下，黏在我汗透的衣服上，而绳索的每一次颤动又把上方细碎的黑色堆肥抖落到我头上。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笔直的绳索。到我冒出头，进入上方的开阔空间时，全身已经罩上一层灰。

虽然已近傍晚，但我的头一钻出下层植被，一轮热带骄阳立即向我

释放出它的全部威力。除了开阔的空间和身旁光秃秃的树干外，接下来 100 英尺的攀爬过程里什么都没有。这段没有树枝的区域是一个奇怪的方外世界，攀树人完全暴露，危险地吊在一根高挂半空的尼龙绳上。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片状斑驳的棕色树皮上，慢慢爬向树冠层的庇护所。

整个过程有 10 层楼高，而我才爬到一半，树干直径仍为 5 英尺。这些婆罗洲大树的尺寸等级不同于世上任何其他硬木树。我这才转身环顾四周景色。是的，我把这一刻留到自己高出下层植被上方很远，且可以一览无余的地方。但一路爬上来，我一直感觉这风景就躲在我身后，几乎察觉到它在打量我，似乎上千双隐藏的眼睛正在周围的丛林里盯着我。

我转过身来，迎面是平生所见的最动人心魄的一幅景色。浓密的雨林从我身下延伸开去，陡峭地落下山脊，融入下方远处一幅由巨树绘成的葱翠画面。好几英里外的地平线上，林海再次升起，翻过由高耸崎岖的山冈连成的一道山脊。一汪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的海洋。那些大树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奇迹？

此时我悬在半空，完全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可以感觉到汗水沿着肩胛间的脊柱往下淌。林间水汽很重，我听到了远处的雷声。当我抬起胳膊继续攀登时，衬衫已经完全湿透，保鲜膜似的黏在身上。我继续上升，进入上方树冠斑斑驳驳的阴影里。不久后，我到达那根离地 200 英尺的树枝，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我赶紧脱下了头盔，让滚烫的身体凉快凉快。

接下来的 20 分钟里，我忙着在两根水平树枝间搭起吊床。等我疲惫地缩成一团滚上吊床时，天光飞快地暗了下来。起初还很遥远的隆隆雷声现在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很快，天空决口，降下清凉的大雨。我张

开双手，接水洗去脸上的污垢。雨水有一股清爽的金属味道，如此纯净，如此新鲜，令人精神振奋。这场雨只下了半个多小时，但当雨停的时候，我已经泡在吊床里几英寸深的水中。于是我滚向一侧，将水从吊床一边泼掉，看它闪亮地落向深处的林地。天还没黑，我已经累得沉沉睡去，连梦都没做一个。

除了午夜被黄蜂蜇过之外，我睡得都很香。雾在消散，我看到了天空的第一抹蓝光。这会是一次灿烂的日出。我无所事事地躺着，等着新的一天慢慢到来，不由得有种颓废的感觉。包裹在这雾气蒙蒙的世界，我问自己，为什么觉得非要在这棵树上睡一夜不可呢？

显然我不是为了舒服。我系着攀登安全带睡了一夜，而且上一顿饭已是很久之前，现在早已饥肠辘辘。我还遭到了蚊叮虫咬，感觉自己几乎成了一大坨组胺。但我非常宁静，整个人完全融入了身边的世界。但为什么？攀树中哪点会如此诱人，引发如此深刻的共鸣？我又究竟如何从攀树中谋生呢？



我是来婆罗洲教科学家攀树的。我要教给他们攀树的诀窍，让他们反复演练，直到无须指导也能安全地攀登。这些科学家来这里研究我们的星球和大气的关系。为了对抗气候变化，他们来森林里采集数据，做的是极有价值的工作。他们开创性的研究非常重要。

虽然我很乐意教他们，但这并非我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我过来攀树不需要理由。我自己对攀树的激情是难以言说的，它来自我孩提时第一

次爬上新森林国家公园栎树树冠时的某种感觉。树就是会令我着迷，让我不断回到它们身边。

在许多方面，我认为它们体现了自然的本质。树为我们提供了与这颗星球的生动联系，以某种方式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命和身边的世界间架起了桥梁。爬上树时，我感觉它们让我瞥到几乎被遗忘的祖先世界的一角，出于某种原因，我对此感觉良好——树帮助我记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愉悦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我相信每棵树都有独特的个性，如果攀树人愿意聆听，它们就会倾诉。不管是春天山毛榉树冠上微微散发的柔和光芒，还是被太阳烤焦的一棵热带大树的庞大树冠，每棵树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只要更好地了解它们，哪怕只是短时间的直接接触，必会产生一种感觉。正是这种独属于我的感觉吸引我一次次回到树枝上。作为来自过去的生命的代表，我相信它们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我敢肯定，大部分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体验过与它们的情感联系。



我对攀树的激情也来自我的一个热切愿望：探索枝叶间包含的奇妙事物。即使是最小的树上也隐藏着一个完整的小世界，更别提莽莽森林中的参天大树。现在，我就躺在婆罗洲的一棵大树上，树冠养育着无数生物。它们一辈子生活在树上，从未下到过地面，在少有人至的树顶王国捕食、繁育、生活、死去。这场不为人知的戏剧周而复始，已经一遍

又一遍地上演了数百万年。

在距雨林地面 20 层楼高的树上与一只猩猩面对面相遇的经历可以令人学会谦卑。但离家不远的大树对我的吸引力依然一如既往。我还能清晰回忆起在新森林的树冠上看到的^①第一只长角蟋蟀那半透明的翠绿。我惊讶地看着它从一片树叶上跳下，飘过虚空，张开的长长触角就像一个微型特技跳伞运动员的双臂。

我希望分享这些经历，将这个未知的树顶世界介绍给大家。正是这个愿望让我选择投入自然历史影片制作中。摄影和攀树密不可分。在 16 岁时，我就决心当一名野生动植物摄影师。

然而，当终于离开大学时，我很快明白，学位无法与实际摄影技巧相提并论，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因此我接受了能得到的各种摄影助理职位，用无偿工作换取相关经验。为了生活，我在工厂值夜班，做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很少有工作能比在垃圾填埋场围墙边收集大风吹落的垃圾更令人沮丧，因此，当终于得到第一份有工资的助理职务时，我欣喜万分，那是一次在摩洛哥的拍摄。几年后，我存够钱，搬到了布里斯托尔——BBC 自然历史部门所在地——开始寻找用到我的攀树和助理技能的工作机会。我从助理最终转为摄影师用了很长时间（大约 10 年），但那是一段精彩的旅程，我很享受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

因此，尽管我现在要努力回想自己到底如何来到这里，但总的来说，我对此非常满意，根本无法想象从事任何其他工作。我用一架隐藏在距丛林地面 100 英尺的摄像机拍摄，遭到蚊叮虫咬时，也忍不住想要抱怨两声。一有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有必要给自己一个耳光，以防自己变得自满自足。

虽然我非常喜爱摄影工作，但这背后仍然是我对树木不变的热爱。内心深处，我知道无论选择什么职业，我都会来爬树，努力亲近它们。

16岁时，我第一次用绳子爬上大树。这之后，时间在混乱的枝叶间飞速消逝，到现在，我爬过的树肯定足以填满一整片森林。虽然许多树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有一些浮现在记忆的迷雾之上。我还记得自己驻足过的一些特别的树，似乎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我记得那些树皮的触感、木料的味道、树枝的形状，尤其是在树冠上遇到的奇妙的动物和人。



回到婆罗洲的树冠。随着太阳升起，空气也暖和起来。短短几分钟，雾气就被赶下山谷，聚集成一片巨大的白色海洋。在我右边，太阳刚刚升上山顶，照得山谷火一般红艳。雾气随即开始盘旋上升，散发出粉色、橙色和金色的光芒，不一会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到 15 分钟，太阳已经高挂在晴朗的热带天空。雨燕在树冠上空追逐昆虫。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也准备下到地面，回到依然是黑夜的林地的昏暗之中。

目录

- 第一章** 寻访巨人“歌利亚”——英格兰 / 1
- 第二章** 雨雾中的“雷霆”——婆罗洲 / 19
- 第三章** 永怀大猩猩“阿波罗”——刚果 / 41
- 第四章** “生命之树”上的空中王国——哥斯达黎加 / 69
- 第五章** 巴西栗宝藏的故事——秘鲁 / 87
- 第六章** “怒吼梅格”的寂灭重生——澳大利亚 / 107
- 第七章** 巴花树屋建造记——加蓬 / 129
- 第八章** 铁木与科罗威战士——印尼巴布亚省 / 151
- 第九章** 守卫“堡垒”的凶悍角雕——委内瑞拉 / 171
- 第十章** 自然复育的北非雪松——摩洛哥 / 195
- 后记 / 211
- 致谢 / 221

第一章

寻访巨人“歌利亚”——英格兰

1859

这是新森林公园深处一个阴沉潮湿的冬日。一片片柔软的铜色欧洲蕨排列在一条泥泞小道边。两个男人穿着简单的林务工作服和沉重的平头钉靴子，站在小道一侧。其中一人倚着一把高高的直柄铁锹，站在一个新挖的土坑旁；另一人蹲在脚下一棵枝繁叶茂的4英尺高的树苗边。树苗的根球被包在粗麻布袋里，系着绳子。他拿下布袋，露出包在小树柔软、脆弱的树根外一团结实的深色土块。他抓住树干，提起树苗，拂去一些泥，使其露出根尖，轻轻将树苗放入挖好的坑里并扶直。拿着铁锹的人开始回填。他轻轻抖着铁锹，打破密实的肥土，把它们均匀地填铺在土地和树根间的空隙里，再轻轻盖上表土，不紧不松地夯实，让土既能稳住树苗，又足够松软，透气透水。

另一棵同样的树苗倚在小道另一边的欧洲蕨上。两人走开去重复前面的过程时，第三个人挑着两桶水从一条小河的方向过来。他在新种的